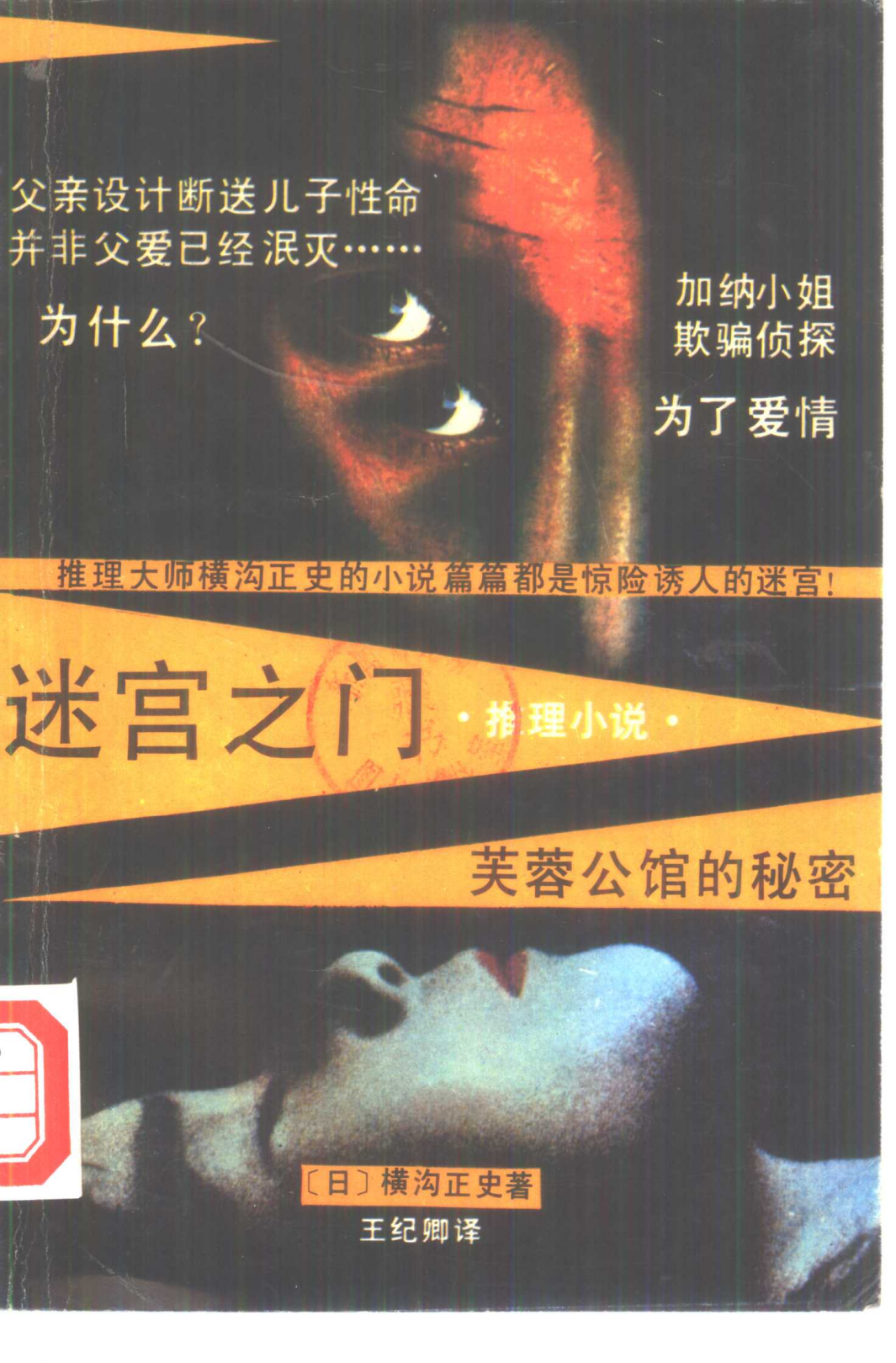




父亲设计断送儿子性命
并非父爱已经泯灭……

为什么？

加纳小姐
欺骗侦探
为了爱情

推理大师横沟正史的小说篇篇都是惊险诱人的迷宫！

迷宫之门 · 推理小说 ·

芙蓉公馆的秘密



〔日〕横沟正史著

王纪卿译

「日」横沟正文著

王纪卿译

I313.45

11384121

27482



推理小说

迷宫之门·芙蓉公馆的秘密



XWTS 0023823

湖南人民出版社

迷 宫 之 门

[日]横沟正史 著

王纪卿 译

责任编辑：林怀秋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0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2版第2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 插页：2

字数：180000 印数：20001-70000

ISBN 7-217-00384-9

I·161 定价：2.75元

新书目：88—50

横沟正史及其作品简介

横沟正史，1902年5月25日生于神户。小说家。毕业于神户二中后，就学于大阪药专。入学药专之前，1922年应征，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可怕的愚人节傻瓜》。1926年初次出版《广告偶人》，不久由江户川乱步介绍进入博文馆任职，并担任《新青年》、《侦探小说》等杂志的编辑工作。但在专门从事文笔工作的第二年发病，七年间连续转地疗养，其间发表了《面影双纸》、《鬼火》等富于浪漫色彩的凄艳作品。二次大战中开始写作《偶人佐七捕人记事》。战后写了许多推理小说，显示了旺盛的创作力。

横沟正史是位多产作家，作品发行量极大。他的创作，大致可分三个时期。早期担任《新青年》编辑，专写社会意义不大的小说，只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和结局的意外性，这个时期据说是受现实主义作家宇野浩二影响。中期过着疗养生活，一边与孤独和哀伤作斗争，一边追求迷茫的美梦与罗曼蒂克，作品散发浓郁的妖艳风味，素材凄凉，情绪虚幻，技法上也凝聚了五光十色，建立起独自の浪漫世界。晚期始于战后，立意写作解谜与推理相结合的侦探小说，成就为推

理文坛的先锋前辈，取得了逻辑与浪漫熔为一炉的成果。

横沟正史的作品，虽不如与他同时代的社会派推理作家松本清张等人的作品那样，具有既广且深的批判现实的社会意义，但也从某一侧面，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恶与腐朽。当然，由于作者偏爱情节的趣味性，作品的娱乐消遣色彩也就很浓，揭露和批判显然不能构成作品的主体，只能作为一种副产品存留在作品中了。

《迷宫之门》是横沟正史的一部通俗推理小说。这部小说的主角“著名私人侦探”金田一耕助，在日本国内是一个几乎无人不晓的形象，他的姓名通常被当作作家本人的代名，正如“福尔摩斯”被当作柯南·道尔的代名一样。这位侦探经常在横沟正史的小说里出场。提起他，日本读者的眼前就浮现出一个熟悉的形象：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不修边幅，举止难登大雅之堂，头发乱糟糟地象鸟窝；他每当找到了打开迷宫之门的钥匙，便把手指插进头发，搔得头皮四溅。但他有一副和蔼的笑貌和一副锐利的目光，前者使他能够轻而易举地敲开当事者心中的信赖之门，后者使他能够敏捷地找到案情的症结所在。

在《迷宫之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独具一格的写作手法：以惊险或恐怖的事件开场，紧扣读者心弦，使读者紧追不舍，恨不能一口气读完，然后将故事层层铺

开，眉目清楚，交代分明，逻辑推理隐含于事件进程之中，可见其浮光掠影而不可见其真面目，因而经久耐读；最后由侦探简洁地总结推理过程和结果，却又不加细究，给读者留下回味余地，有心人便能亲尝细节推理的乐趣。

因此，《迷宫之门》也可以说是横沟正史写作手法的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除《迷宫之门》外，增订版增收的中篇小说《芙蓉公馆的秘密》，读者也可从中窥见横沟正史的创作风格。

译 者

目 录

迷宫之门.....	(1)
芙蓉公馆的秘密.....	(153)
半耳男人.....	(249)
停摆的金表.....	(265)
三根头发.....	(277)
手 镯.....	(302)

迷 宫 之 门

龙神馆的几个人物

故事发生在从东西两侧环抱东京湾的房总、三浦两个半岛上。

众所周知，三浦半岛的尖端面向东京湾的地方，有座观音崎灯塔，面对外海的地方，则有城岛灯塔，它们守卫着附近过往船只的安全。

不过，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距城岛灯塔不远处，有一座奇特的建筑物，庄严地俯视着太平洋的万顷波浪。

附近居民把这奇特的建筑称为“龙神馆”。

据三崎的老居民说，龙神馆建成于10年以前，也就是昭和23年。这一带地方战时划为军事要塞，禁止人们入内。战后一解禁，很快就出现了这座建筑。

一眼看去，这座白色建筑颇带异国情调——更准确地说，是带南国情调，邸馆的正面墙壁上雕刻着龙神像，宛如船头上的那种木雕。这位龙神非同寻常，一个胴体上长着两个脑袋，还有4只手和4只脚。怪诞的龙神两手操盾、两手握剑，把剑擎得高高的，给人一种异样的印象，使从它旁边走过的

人望而生畏。

这座龙神馆里到底住着些什么样的人物呢？我就先从这儿说起吧。

这所私宅的主人名叫东海林日奈儿，这名字又是别具一格。

说起宅主，自然使人想到是上了年纪的人。其实不然，东海林日奈儿是个少年，今年（昭和33年）还不过十四、五岁。

可以推算到，龙神馆建成那一年，日奈儿少年搬来住下时，他还只有四、五岁。——四、五岁这种年龄，是万事朦胧的混沌之年。

自然，日奈儿不知道自己究竟出生于何地，究竟从哪儿搬到这里来的。不仅如此，就连亲生父母是何许人，他也一无所知。

关于这个日奈儿，附近一带颇有些离奇的传说。

第一，他有一种神秘的毛病，身体看上去并不怎么弱，却不和一般少年一样上学校。他的学业，是由住在同一所龙神馆的家庭教师照管的。

第二种传说是：日奈儿赤身裸体时，可以看到他的左腰上有一大块手术疤痕。发现这个秘密的是附近街上的一位女护士。两、三年前，日奈儿患了一场重病，她被请去护理这孩子。据她说，那有疤痕的地方看上去好象原是长着一根粗

脚，被切了下来。这话多吓人！

日奈儿却不记得自己动过那样的大手术。既然他不曾留下记忆，动手术一定是在他搬来这里以前，那时候他还不能记事。

日奈儿常向同宅的人们询问自己伤疤的来历，可是没人明确回答他提的问题。不过，日奈儿弄清他们是知道不说，还是不知道而说不出来。

现在且把日奈儿的话题搁下，说说龙神馆里住着的另外8个人。

他们当中最年长的是一位年近60的老人，名叫降矢木一马。这位老人决无半点龙钟老态，身高超过一米九，体格魁伟，脑袋生得短，鼻子下面蓄着两道粗大的八字胡，胡须虽已斑白，却仍不失其庄严威风。

这位老人身姿直如竹竿，行路时两眼炯炯有神，直视前方，决不侧顾。三崎的人们议论说他肯定是行伍出身。

这个老头似乎是东海林日奈儿的监护人（代父母照管孩子），连日奈儿的教育方针之类，都一应由他作主张。

接下去要向读者介绍的，自然是日奈儿的家庭教师。这位教师名叫小坂早苗，是个22岁的年轻女子。

早苗到这人家来任职，是去年4月份的事情。去年3月，日奈儿的初等教育完成了，开始中等教育，于是小坂早苗应聘来到龙神馆，取代了前任家庭教师。

年纪轻轻的早苗，一开始有点后悔受聘来到这里。这所房子离村庄很远，十分冷落；而且，孤单单一个女子，许多事情放不下心来。可是和别的家庭比起来，这家的报酬相当可观，她也就忍耐着呆下来了。日子一长，早苗发现自己还很喜欢日奈儿呢。

就这样，早苗甚至想过，为了这个孤独的、使人感到神秘莫测的少年，她愿意在龙神馆过一辈子。她对日奈儿情同姐弟。

最后介绍的这个人名叫奎卫，是个老头儿。论年纪，他与降矢木一马相差无几，但他已是步履蹒跚了。头已秃得精光，腰身弯得厉害，身材也矮小。这奎卫老头总是冲着降矢木一马叫“上校老爷”。一马老是提醒他改口，他总改不过来。他对一马简直奉若神明。

从这一点看来，大约降矢木一马原是个军官，官衔为上校，而奎卫则是降矢木上校的勤务兵什么的。

这个奎卫老头从厨房工作直到龙神馆的扫除、洗濯等等一律包干，用人的活儿都由他干。

上面这四个人就是这所神秘的龙神馆的居民，咱们的人物介绍也就到此结束。下面，这里发生的惊险故事将迅速地在咱们眼前拉开帷幕。

生日使者

故事发生在昭和33年①10月5日傍晚。

这一天，据气象厅预报，第二十×号台风将通过关东南方海面。果然不错，从下午开始越刮越大的风，黄昏将近时变成了猛烈的暴风雨。

狂风呼啸，暴雨横泼，惊涛拍岸，骇浪滔天，惊险与时俱增，令人担心整个三浦半岛会被暴风雨全部吞噬。

那样的情景真是连想也不敢想，天空象滚流着墨汁一般漆黑，暴风雨仿佛可以把房子、树木和人一股脑儿吹得无影无踪。可是仔细一看，在这猛烈的狂风骤雨之中，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影，象海燕一样被风吹得踉踉跄跄、东倒西歪，朝着坡上的龙神馆走来。

那人穿着现时罕见的夹斗篷，头戴皱不成形的鸭舌帽。每当一阵狂风吹来，为了不使鸭舌帽被吹跑，他便使劲把帽按在头上。

夹斗篷的两只袖子支离破碎，被风吹得起落飘荡，活象一只蝙蝠随风飞舞。帽子也好，斗篷也好，自然都已湿透，那斗篷里面的斜纹哗叽上衣和下身穿的裤子自然也渗进了雨水。

① 即公元1958年。——译注

神秘的男人同迎面而来的风雨搏斗着，登上了坡道，好不容易来到龙神馆门前。幸好大门的门扇是开着的，于是他毫不踌躇，一溜烟似的跑到厅门房檐下。这时候，不知从哪里传来了狗的狂吠声。

就在这时候——

俯瞰相模湾和太平洋的龙神馆二楼一个房间里，有二男一女默默地围桌而坐。这3个人不待说，就是本宅主人东海林日奈儿及其监护人降矢木一马和家庭教师小坂早苗。

暴风雨导致停电，微暗的房子里四处都点着粗蜡烛。

不过，桌上点的蜡烛与众不同，那是14根小蜡烛，照着桌上的一只生日蛋糕。原来今天是日奈儿过第十四个生日，一个重要的生日。

桌上除了生日蛋糕，还摆着壺卫精心烹调出来的菜肴。

看来万事俱备，生日庆典随时都可以开始。可是，3人默默地束手坐着，3人都象有所期待，侧耳细听宅外的动静。

终于，早苗耐不住了，开口说道：

“大伯！”

这是早苗对降矢木一马的称呼。

“生日使者每年一定来吗？”

“嗯，每年一定来。”

降矢木一马答话很庄重。他今天穿一件显得陈旧的大礼

服，领带也打得端端正正。他那粗大而威严的胡须，今天显得更加庄重，从鼻子下面直翘起来。

“那么……”早苗不知为什么呼吸困难，喘着气说话，“碰到今天这样的暴风雨，会不会来呢？”

说着，她从窗口巡视着外面。

海水轰轰咆哮，玻璃嗡嗡发响，宅子发出各种各样可怖的声音……由于风暴的骚扰，说话不得不放大喉咙。

“不，不会不来。无论什么样的暴风雨都挡不住使者。有一次台风比这次大得多，还是来了。”

“可是……去年早得多呀。我记得刚到下午就来了，可现在……”

“大概是因为这场暴风雨，到得迟。”

“使者到底是从哪儿来呀？”

“不知道。”

说着，降矢木一马瞪了早苗一眼。

尽管早苗渐渐爱上了这个家庭，可是每当降矢木一马用这种眼神瞪她，她老是觉得浑身不自在。

“喂，大伯。”

“嗯？”

“咱们先别管什么使者，现在就开始庆祝好吗？日奈儿少爷恐怕也饿了，还有，歪卫大伯特意费心做好的菜也凉啦！”

“不，早苗小姐，这不行！”

“哦？为什么？”

“每年，祝贺生日的使者到这儿来，那使者的使命……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如果没有使者代表某个人，在这只生日蛋糕上切下第一刀，生日庆典就不能开始。”

“啊！”

“去年不也是这样吗？”

说着，降矢木一马又瞪了早苗一眼。

这么一说，早苗想起去年的情形确是如此。而且，过后想起来总有点儿令人不快。

去年来的生日使者身穿一套黑西装。他默不作声地到来，交给一马一张卡片似的东西。然后走到桌子跟前，把刀子插进生日蛋糕。接着由一马把卡片似的东西交还使者手里。那全身着黑的汉子收下它之后，便一声不响地踏上归途。

那时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早苗自己也只是发愣。当时是第一次置身于那种场合，只以为其中自有奥妙，并没有十分注意。现在才明白，那是每年不变的仪式。早苗如梦初醒，肩膀猛地抽搐一下。

正是在这个时候，从外面传来狗的狂吠声。接着，厅门的门铃在楼下大厅里刺耳地响了起来。

金田一耕助登场

“啊，来啦！”

8人一齐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不，”一马说着又坐下了，“请你们两位都别动。奎卫很快就会把客人领上来。”

听到这句话，日奈儿和早苗只好归了座。

厅门的门铃响了一阵，狗叫得更凶了。

“奎卫这家伙，在干什么！”

一马皱起眉头，咽了一下舌头。这时候，门铃终于不响了，大约是奎卫到了厅门。可是，狗叫仍然未停。

三人心想奎卫就要领人上楼来了，可是不知怎么，等了一阵，还不见奎卫上楼。

外面天已大黑，漆黑的海上，暴风雨正在加剧。城岛灯塔的火光在风雨中忽明忽暗。

房子里愈来愈暗了，没有遮蔽的烛火被过窗而入的风刮得摇摇曳曳，好象就会熄灭。

早苗似乎想起了什么，突然起身，把窗板一扇扇关上，然后拉下窗帘。这样一来，觉得房子里安定了一些。

“舅舅，怎么回事呀？奎卫大伯到底在干什么呢？”

坐在对面椅子上的日奈儿第一次开口说话了。他的头发梳向左边，身穿一条西式短裤和一件大人穿的西式衣，衬衣上打着领带，一副可爱的模样。这少年看上去皮肤白皙，聪明伶俐，可总让人觉得有点儿病态，这是降矢木一马多年以来为之头痛的事情。

“大伯，我去看看怎么样？”

“啊，好吧，去看看吧……”

正说着，他们听见了上楼的脚步声。

“上校老爷，来客人啦！”

这句话恰似昔日的勤务兵对长官说的。

“我知道有客人。为什么不领到这儿来呢？”

“不，不是那位客人。一个不相识的人遇上暴风雨被困在这儿，想在这儿暂时避一避……”

“暂时避一避……？”

一马皱皱眉头，又说：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要说是个什么样的人嘛……是男的，夹斗篷、上衣和裤子都是水淋淋的。”

这所私宅很少来客人，于是早苗起身说道：

“大伯，我去看看怎么样？”

“不，你呆着别动。”

一马止住早苗，想了一会儿说：

“好吧，我去看看。日奈儿，你待在这儿。我不叫你，你就别动。早苗小姐！”

“哎！”

“请你也留在这儿，陪伴日奈儿。”

“哎，知道啦！”